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二十回 狄元帥騙關逃國 八寶女感義從夫

詩曰：一月夫妻不忍分，為存忠孝只離群。

英雄原無心頭念，賢女從夫就仁仁，

話說狄元帥要騙出風火關，有守關將猜測狄元帥逃走，不肯放逃。正在嗔論之際，卻被公主知了，一路追來。元帥心中著急，又覺慚愧，不分前途有路沒路，催開坐騎而走。若論公主焉能知他逃走，如此一人追來？只因母后病體好些，談講幾句話，即時回宮。只見宮娥禀道：「駙馬爺說他身體不安，往外遊要去了。」這句話公主也不介懷。忽見桌子上不見了人面獸、穿雲箭。此時。公主細細蒐尋，又見他的箱子金鎖開了。此時狄元帥心急走路，忘記與他依法扣上金鎖。所以公主開箱一看，件件多已在此，單單不見了八寶囊，滿心大怒。方知丈夫脫身而去。此時恨恨之聲，不及稟知父王，取過槍馬，帶了女兵，一路急急追來。到了鴛鴦關，方知他出風火關去了。此時並不是公主前來拿捉丈夫，只因恨他沒一些夫妻情分，要問個拋棄他的情由，並要討回八寶袋。所以一路緊緊追來。

遠望見公主急急趕走，狄元帥料想逃走不成了，只得回馬掄刀，叫聲：「公主，下官出外玩耍，你趕來何事？」公主喝聲：「你休來哄我！你平日之間說，生長中原的人氏在外國招了親，這般姻緣非是偶然，不是今生所定，正是五百年前結下來的。今朝既然結為夫婦，不回中原做官，勤於國務，日夜勞心，在著你邦逍遙快樂，件件滿足，今生再不想回去了。這是你常常所說。哀家信了你的真情，豈知一片的巧語能言，竟被你瞞得顛倒顛倒，到底你拋棄了哀家，有何緣故？」狄元帥說：「公主啊，這原是你下官身負重罪，負了你一片真情，望求海量寬恕。」公主喝聲：「匹夫！你原是一個奸滑心腸之徒，世間薄情之漢是你為首。平常夫妻尚有三分情義，你竟把哀家拋棄，到底你有什么不足之意？快些實說！」狄元帥說聲：「下官多承恩愛了。」公主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因何拋我而行？」狄元帥說：「公主啊，事到其間，下官不得不說了。我是生在中原之地，祖上世代扶助宋室江山，幾代相傳，忠良自許。家門不幸父母單生下官一人。自小立定了主意，一點丹心報國。前日投降於你國，並非我所願。勉強與你成了親，乃是一時權變。身雖在此，心在中原。」公主說：「既然你一心歸宋，何不早早說明？口是心非，豈大丈夫之所為？」狄元帥聽了，說：「公主，下官從前原是不肯投順的。多是你父王不好，苦苦逼我成親。下官只是事到其間無奈何，勉強允承了，不過權為與你作伴。」

公主聽罷丈夫之言，紛紛下淚，咬牙切齒，恨聲不絕，罵道：「你真乃一個無情薄幸之人，全不念與你成親一月恩情多少，全不念我腹內的親骨肉，全不念哀家待你義重如山。當初，只道你是真情重義的男子漢，豈知你是不情不義的蠢漢。今日與你一月夫妻，拋棄我回歸大宋，弄得我青不青白不白，哀家雖是番邦之女，決不肯再抱琵琶的。今日你既一心歸宋棄我，料也難留於你，總是青燈獨對，乃我命所招。」公主此時說到傷心處，淚如雨落，濕透衣襟。早有女兵抬起槍遞上公主，狄元帥見此光景，心下好生不安。想起他侍奉之恩情，今日騙走，果然辜負了他，也覺慘然，不覺忍不住下淚一行，馬上打拱說：「公主啊，這原是你下官之罪。我勸休得傷懷罷！」公主嘆道：「哀家一心真誠待你，你卻無半點夫妻之情，好不恨煞人也！」元帥說：「公主，下官若未與你成親，也不多講。今既為夫婦，彼此多存夫婦之情了。」公主說道：「若念夫婦之情，也不該棄我歸宋了。你不該一片虛情鬼話來哄騙於我。」元帥叫聲：「公主啊，並不是下官虛言哄你，望你萬不可傷心苦壞了。下官與你一個商量。」公主說道：「怎樣講？你且說來。」公主吩咐女兵退後些。狄元帥把刀按在鞍橋上，把馬催上一步，馬頭對馬頭，人面對人面，叫聲：「公主啊，這不是下官今日沒意，辜負你一月夫妻萬種之情。只因下官奉旨平西還未成功，反投你國招了親，豈非不忠不孝？在此貪歡圖樂，母禁天牢又驚又苦，豈非不孝不義？何以為人？今日公主不放下官出關，我願在公主馬頭請以一死，以謝公主前日有待恩情便了。」公主含淚說：「若放你出關便如何？」元帥說：「公主，你若放我出關，待下官與眾將去平復得西遼，取得珍珠旗回國，將功贖罪矣。天子最是英明，豈不放還我娘親離卻天牢之罪？這是忠孝兩全了，免得臭名遺後，足見恩妻大德矣。如若下官征西回來，此時國務已完，母子已安，那時為官不為，自得其便，回來與你白髮相處的。」

公主聽言，止不住地兩目滔滔下淚，說道：「此言若是你早來商酌，自然與你好好調停。因何虛言哄我，私自奔逃，全不念夫婦之情？往日多少真言還算不真，你今要出關休得想望。如若再多言，刀槍上與你是個情分。」說罷，把梨花槍略略一擺，狄元帥金刀輕輕架開，說聲：「公主啊，你平日為人最是有情，今日下官好好良言哀告於你，因甚總總不依？望公主大發慈悲，速速回兵，容我起行。如若執意不從，休得怪我刀槍相向，惟恐有傷。」公主正欲開言，忽聽空中有人，乃是飛山虎也，連駕席雲帕趕來。元帥此時被阻，聽得明明白白，這劉慶也是不法之徒，遂大喝一聲：「賤妖！」一棍打將過來。公主慌忙閃開，棍尖早已稍中，公主覺得疼痛，提槍要刺劉慶。劉慶飛奔空中，還是大罵。元帥大喝一聲：「這莽夫不該如此無理！」飛山虎說：「元帥，這樣無情無義之人，要他何用？既然與你為夫婦，應該前往幫助平西才是，因何苦苦牽留你，不願放行？無非貪圖風月開懷，不怕旁人說短長。這樣東西，稀罕他什麼？就將他一棍打死，有何妨礙！」元帥大喝一聲：「匹夫休得亂說，快些下來賠禮罷。」劉慶說：「要我賠罪，今生休想。」說完，仍駕雲逃走了。此時，公主聽了劉慶之言，倒也醒悟了，想道：「此人說話倒也不差。哀家不放丈夫去平西，旁人個個說我不賢，貪圖風月罷了。我今且自由他罷。」把蛾眉一蹙，開言說：「駙馬啊，此將何人？因何在空中駕在雲霧中，莫不是有仙術的異人麼？」元帥說：「公主，此人姓劉名慶，為人粗莽，曾受得異人傳授席雲之法，來去如飛。」公主說：「好一件帕子！」元帥又道：「公主，你如今莫要留我。待下官前往征西遼成了大功，好再來迎你，人人贊美你賢德。宋天子定然欽褒你了。」公主說：「妾也不想這些好處，總是自怨紅顏薄命。父王作主把你招贅，又被廬山聖母前說與你宿世姻緣。如今正在成親一月，指望共你連理和諧，相依白首。豈知你一心歸宋，可憐今日此地分離，仙母之言莫不是一月夫妻的姻緣麼？好似棒打鴛鴦，各飛一處，今生料想後會無期了。只可惜我腹中根苗骨肉，後來不知是男是女，沒有爹爹稱叫的，好與我苦命娘親相伴寂寥。」此時，公主說到傷心無限之處，止不住的秋波珠淚千行，苦切不堪。元帥搖手說：「公主啊，你且免愁心，放懷抱。下官雖然一匹武夫，也恰知你一片心情。況且公主為人情義兩全，何人可及？下官豈肯將你拋棄？但願我早建得功，既建功勞，罪也消了，似雲復吹開磨明古鏡，仍歸來與你相會，斷然不做薄情之徒。況且，你腹中已有了香煙之種，下官豈有捨卻明珠拋在半途？公主啊，下官只這一言是實，如今即要與你分別了。」此時，公主難捨得與丈夫分離，流淚叫一聲：「駙馬啊，你今前往西遼，只恐兵微將寡，待妾助你幾員番將番兵。若然糧餉不敷，也須帶足前往。你意下如何？但願你馬到成功。」說罷，又令番女前往各關通知，休得阻擋，讓駙馬爺出關，休得延遲。狄元帥感激相謝，不知夫婦分手如何，下回便知端的。正是：

割斷情絲勞國務，分離恩愛救萱親。